**拾露螺**  翠屏

昨夜夢裏與死去多年的父親重逢。他依然有我兒時的記憶中非常年輕的容顏。似乎覺得他就站在床邊輕聲地呼喚：「起來！起來囉！爬未起來，就不帶妳去拾露螺囉！」匆忙睜開迷蒙的睡眼，哪裏有父親的身影？起身拉開落地窗前厚重的窗簾。墻上挂鐘指明清晨六點。

曙光朦朧，天色微明，大地一片幽靜，正是拾露螺的好時辰，可是與父親卻已生死相隔逾越四十年。臨晚境，憶從前，歲月的連鎖悠忽中斷，層疊往事如候鳥振翅，飛向遠方我魂牽夢縈的原鄉家園。……

小學入學之前，父母親與我一起住在高雄外公外嬤家。那是一棟巴洛克式（French Baroque style），前有雕花牆壁，後有石切臺階的典雅三層西洋樓。平順無憂的童年生活中，最大的期待是母親為我縫製的「人形」（日式玩偶）要比玩伴多；舊曆年的「廿九暝」（除夕）趕緊到，阿公阿嬤以及住在附近的姑婆與叔公等來分發紅包。一直到有那麽一天，美軍Ｂ二十九轟炸機投落的一顆炸彈在距離外公的三層樓不遠處爆炸，厝邊有人傷亡，我們全家才匆匆忙忙地「疏開」到鄉下去。由此因緣，我在鄉村的山崖水湄，渡過了一段難忘的童年歲月。

1944年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日本國的軍力已呈強弩之末。在日本殖民地的台灣，除了強硬徵召台籍男丁投入太平洋戰爭（Pacific War），去當同盟國聯軍的砲灰之外，還把台灣出產的農作物大量運送到戰地去充當軍糧。島上的的食品貨物因此嚴重欠缺，肉類按照每家戶口人數定期「配級」（分配）。

鄉野人家爲了存活，只好自力救助。他們在自家前後院或臨近野地飼養雞、鴨；在溪圳捕捉魚、蝦；到山林裏獵取野味。基於相同的理由，在晨光熹微的黎明，父親就帶我到屋後的山崙去檢拾露螺。

父親和我一前一後，手提大小兩個水桶，沿著籬笆門外的小路，走向厝後的山崙。山崙不高，離離落落長著相思樹和那投林（台灣鄉間常見的常綠樹木）。那裡原本是牧童放牛，農人種作蕃薯、「番麥」（玉米）和經營果園的地方。兵荒馬亂、民窮財盡，山崙逐漸變成了無名屍骨或窮苦村民的亂葬崗。

我們居住的日本式宿舍，四屋相連一字排開，建造在山崙斜坡盡頭一塊小小的平地上。山雨過後，特別是在無月悶熱的暗暝，有時會看到一盞盞飄忽不定的燐火，飄蕩在山林荒草間，為鄉里中孤魂野鬼的傳說，增添了幾分恐怖的氣氛。

白天的山崙，隨處可以見到斷裂的墓碑，殘破的棺板木片凌亂散落在草叢或落葉堆中。那些歪斜﹑斷裂佈滿青苔的埤垣，正是露螺的最愛。它們成群成簇，密密麻麻地在埤垣上爬動。父親走上前去熟練地雙手並用快速檢取，不多久水桶裡就置放了大半。

我則蹲在墓碑前，睜大眼睛看著那些不比我的指甲大的「露螺仔子」，伸出半透明纖細得幾乎看不見的觸鬚，小步小步地挪移。它們背著硬殼，排列成行，蹣跚前進，像是苦力馱著重物，一副不勝負荷的樣子。

我玩心一起，從埤底土堆上捉一隻「露螺仔子」置放到埤頂上。「露螺仔子」受到驚嚇，立刻停止爬動，把細小的觸鬚藏進背殼裡。好像悶著頭在自言自語：「真奇怪！我好像有飛起來的感覺。」我自覺做了一件「有趣味e代誌」，忍不住笑出聲來。那時往往引來父親一聲溫和的斥責：「無欲拾露螺，dui我出來做什麼？」

日頭爬上山巔，晨霧散去，山崙顯現出明亮幽靜的光景。但在陽光照耀不到的林蔭裡，我偶然會看到一兩隻瘦骨稜稜的野狗，在黃土凌亂鬆散，以致露出地面的棺材薄板上嗅來嗅去，低頭咬住一小塊灰白色的「物件」，在我還沒有看清以前就溜得無影無蹤。

有時離我腳跟不遠的草埔內，會爬出來一條綠綠的「草尾仔蛇」。父親說，人無殺之蛇心，蛇自然也無傷人之意。不要擋住蛇的去路，只要記住每次踏上草埔以前，先用柴枝往四周撩撥一下，等於在說：「有人來囉！拜託讓路。」若有蛇隻隱藏其間，就會離開溜到別處去。

啃枯骨的餓狗也罷、悉悉索索從腳邊溜走的長蛇也罷、暗夜裡在山丘上漫遊的孤魂野鬼也罷，當時年幼的我，心裡一點也不驚惶。總覺得父親自有一身本事足以保護我，不會讓我受到任何傷害。

漫步走在山路中經常會碰到「出山」（送葬）的人群。看到那一列列白幡麻衣迎面過來，聽到「鼓吹」（嗩吶）聲和送葬人的哀號，過份年幼的我，心裡不但沒有感到對喪家的同情，反而產生一份愛看「鬧熱」的歡喜。

可是每當想到，若有一天，父親、母親、阿公、阿嬤，也會躺在那薄薄的棺材板裡，任由一群「生份人」，歪歪顛顛地抬到山後，埋在我找不到回來路的什麼地方，我那小小心靈即刻感到一陣悸動，眼眶裡很快就注滿了悲傷的淚水……。

父親撿滿了一大一小兩桶露螺，我們就興高采烈地走下山路回家去。母親已準備好一大捆新鮮的芭樂葉在等待。她剝去每隻露螺殼，切掉軟腸部位，用芭樂葉子一再搓揉以除掉露螺濃稠的黏液，在清水裏幾番洗滌後，把螺肉放進熱油鍋並加入大把九層塔與薑片快速翻炒，不多時，香噴噴的「九層塔炒螺肉」～～全家人最期待的上等料理就算完成。等不及桌上的碗筷排列妥當，我的「嘴nua」（口水）都已經快流滴下來。

跟在父親身邊上山拾露螺的日子已經過去得非常遙遠了。如今，遠離故鄉棲身海外的我，每次聽見有人談起，法國名菜「露螺肉」如何如何的鮮潤好吃時，我就會想起，想起「做囝仔時代」與父親、母親共度的那段單純快樂的日子。

1988年母親辭別了人世。兩年後我們全家八個父母養育的孩子聯袂返鄉，把過世已久的父親的遺骸拾骨火化後，骨灰甕和母親的並排安奉在高雄壽山「元亨寺」的塔樓中。久遭廢棄的墓園想必已長滿了青苔野草，想必也會有成群的露螺蠕動於上。

但不知父親的魂靈已經萬緣皆放，心無掛礙地安息在壽山之巔，閒看半山煙雲與山下的人間世界？還是依然徘徊在荒草萋萋的舊時陵園，努力揀拾露螺好讓全家能有一頓溫飽的餐食？思及憶及，便覺滿心淒切，有熱淚如傾！

(1994/2020年修訂)